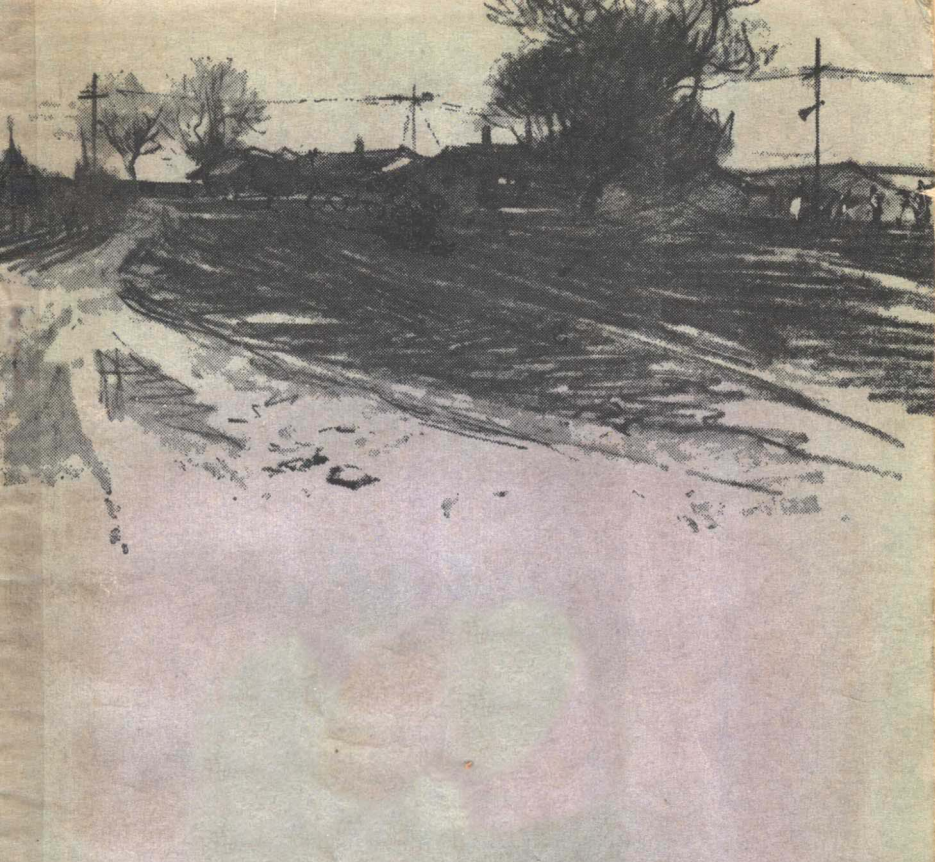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李方立 著

黎明

LIMING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黎明

李方立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集包括短篇小說七篇：“黎明”是写一个老农民克服旧的保守思想、一步步地接受新的事物、投进新生活的怀抱的变化过程；“王連英”写一个女劳动模范为公忘私的精神；“兴風作浪”写农业社坏分子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相呼应，兴風作浪，被群众揭穿；“西河灘”写一对青年男女爭取婚姻自主的故事；“井”写一个老汉迷信“女人不能打井”的說法，但终于在事实面前改变了自己的思想認識；“学問”写两个热情学文化的青年妇女；“王明法爷爷”写一个一心为社的老人的故事。

总的來說，这个集子的几篇东西，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农村的生活面貌和它的变化。

黎 明

李方立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錦州道6号）天津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008号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華書店發行

开本/87×1092 1/32 印张 4 1/8 字数 79,000

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5,980

目 录

黎明.....	1
王連英.....	33
兴風作浪.....	44
西沙灘.....	71
井.....	91
學問.....	99
王明法爷爷.....	113

黎 明

黎明以前，屋里还黑洞洞的，青年团员王大拴便起了床，吱扭一声打开屋门，动身往屋外走。床上王老寿被惊醒了，用手掀开被窝头，嘟囔着说：

“看你慌的，像过大年初一一样，起这么早，去惊动四邻八家！”

王大拴没有应声，砰的关上門走出去了。紧接着，王老寿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和大拴在街上打招呼的声音：

“大拴，你听见有啥动静没有？”

“没有……不，我想反正也该快到啦！”

“通知上不是说今天一早就能来到么，这是怎么弄的？”

“走！咱们出村去探望探望吧！”

谈话声渐渐地向远处隐没了。

“嗨！这孩子……”王老寿一面说着，一面又盖上了被窝头。

王大拴的娘不耐煩了，她插了一句：

“你这个老头子，連啥也想管！你不要多事啦，再睡會兒覺吧！”

但是，王老寿翻來復去，再也睡不着。他左想右想：“這些天人們都像着了迷一樣，拖拉機到底是啥樣兒呢？”

天亮了，王老寿聽見有人在街上冬當冬當地敲着鑼鼓。他再也躺不下去了，便起了床，走到大街上去。大街上已經黑壓壓地擠滿了人，準備獻花的幾個青年婦女手里都拿着花，聚在街旁唱着歌。旗子也擺了出來，靠立在街旁的樹身上。

王老寿在街上站了不大一會，忽然聽見從遠處傳來一陣嗡嗡的響聲。他還沒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就看見街上像翻江倒海一樣，人們都緊張起來了。

社長王明亮大聲叫喊着，指揮着群眾排隊。這時王大拴氣喘噓噓地跑回村來，頭上頂的一條毛巾，滑脫到後腦勺上，也顧不得去撫弄一下。他揮着手，向大家招呼着：

“現在，拖拉機離村不到一里路，咱們快出動去歡迎吧！快！快！拖拉機開的可快啦……大旗呢？給我吧，我打大旗！”

不大一會，隊伍排成了一列長陣，王大拴打着大旗，排在最前頭。隊伍鬧嚷嚷的，迎出村去了。其他的人們也跟着向村口涌去。

這麼一來，王老寿也不知不觉地跟在人群的後面向村口走。當他走到村口時，拖拉機已經開近了村莊。出村去歡迎

的队伍，紧紧跟在拖拉机后边。所有的人都兴奋得雀躍着，發出一片欢呼。

这批拖拉机，是从离村百多里远的国营农場調来的，在路上一直赶了一天一夜。拖拉机手們，全身上下蒙上了一層塵土。拖拉机开到村口，放鞭炮的人点燃了鞭炮，献花的妇女一个跟一个走上前去。于是，拖拉机也停下来了。

人們团团圍住拖拉机，一面观看，一面兴奋地議論着：

“看！这一个犁架上有五个犁铧。”

“不，是十个，——一个大的旁边还有一个小的哩。”

“啊呀！拖拉机上还有一个小屋哩！”

“这犁铧，碰上手 指头粗的 树根，也能咯嘣一声 切断 喽。”

“不要說小树根，就是碰上磚头石块，也打不坏犁铧呀！”

王老寿从人縫間挤进去，他并不注意听別人的話，只顧挨近拖拉机轉游着，出神地瞧着。他停在一台拖拉机跟前，用手摸了摸滾輪和煉帶，咕囔了一句：“这是鉄物件呀！”又走到另一台拖拉机跟前，看了一会，忽然說：“这个滾輪是膠皮的呀！”

王大拴看到了这种情形，耽心地想：“他老人家，可不要当着这么多人再說怪話呀。人們准会說，他还是个青年团員的老人哩！”他很想去看 照一下他的爹，可是因为他正打着旗，一时不好意思离开队伍。

社長王明亮，这时从王老寿旁边走过，望着王老寿說：

“大爷爷，你活了这么大年纪，还没见过这物件吧？”

“不光我，就是上几辈的老人也没见过呀！”王老寿回答。可是他又补充了几句：“这些物件，带着这么大的橡胶滚轮，这么重的铁炼子铁滚轮，驶进地里，不把地轧出大路来了么？”

站在王老寿附近的一些年轻人，彼此望了一眼，又望了一下王老寿，然后大笑起来。

王大拴脸上热辣辣的，再也忍耐不住了，便把旗子交给别人，悄悄地从人丛中挤到王老寿身边，说：

“爹！你去告诉我娘，回家作饭去吧！”

可是王老寿不听他的，仍然在观望拖拉机。

放过鞭炮，献过花，拖拉机继续向前开动了。王大拴跟着王明亮去开路；王老寿也离开了这里，——他急忙向自己的家门口走去了。

前年春天，王老寿在家门口的街道旁边栽了一棵小树。才动手栽的时候，有人见了，就对王老寿说：“你在离街心远一些的地方栽吧，不然，街上过大车，一不小心就给你撞倒了，你吃了亏，别人也招了没趣。”王老寿步量了一会宅地，回答说：“你看看，我栽树没超越自家的宅基地呀！”从栽上这棵树，他一直像宝贝似的照料着它，不断往树身上涂抹污泥，还在树身附近打上了围墙，拦上了一些荆条。

王老寿走到自家的大门外，直挺挺地站在那里，招拦着他的这棵小树。没等拖拉机开到跟前，他就远远地摆着手打招呼：

“你們从那边街上繞着走吧！这边的街道窄狹，拖拉机不容易开过去！”

王大拴一听見，便很快地跑到王老寿跟前，生气地說：

“爹！怎么开不过去？”

“我是耽心咱門口的这棵树。”

“我知道家門口有树——难道我沒長眼，天天出来进去，看不見它！”

王老寿也动了气：

“这种孩子！你呀，人不大，眼眶子倒不小，看着一棵树不值什么，你到底有多大家業啊！”

他們父子两个还没吵出長短，拖拉机已經开到附近来了。开在紧前头的一个拖拉机手——張青林，早先在人民解放軍里开过汽車，是个荣誉軍人。他暂时停止前进，招呼着社長王明亮，共同研究村里的一些街道情况。这时，王老寿又轉向拖拉机手張青林說：

“剛才我不是告訴过你嗎——这里拖拉机开不过去！”

“爹！”王大拴脹紅了臉，气憤憤地瞅着王老寿。可是王老寿不理他，仍旧咕咕囁囁地說：“这么凶猛的物件，就是从一座石头山下过，一下也能撞掉一塊石头角。”

結果，拖拉机手和社長研究好情况，調度着拖拉机，繞向另一条街上去了。

二

王老寿家里一共有三口人，他老夫妇两个都已經过了六

十岁，兒子大拴剛滿二十岁。

王老寿家里的上几輩人，过的都很穷苦，都是到很大年紀才結婚，因此傳宗繼代的人口便很稀。这从王老寿在村上的行輩高上，也表現得很明显：当他还是光屁股娃娃的时候，村里就有該叫他爷爷的白鬍髭老头了。他也是到了四十多岁才結的婚，生下的大拴。大拴沒有兄弟，也沒有姐妹，老兩口把他看成家里的一个寶貝。这老兩口省吃儉用，辛勤劳动，都是希望着替大拴謀一条不遭难、不受罪的生路。从一生下大拴，这么多年以来，他們都尽心尽力体贴他，希望在样样事情上都打發大拴随心所欲。

到了前年冬天，在参加农業生产合作社的时候，王老寿和王大拴父子兩個开始發生爭執了。王老寿認為自己虽然年紀大了，重活不能干，但無論在什么活路上都有熟練本事；再加上兒子大拴身强力壯，干活勤紧，自家的二亩半祖業地从来就种的很壯，土改分到的地也漸漸养肥了。憑着这些，王老寿觉得有他領着大拴單干比入社牢靠。趁大拴年輕輕的，給大拴娶个媳妇，早早的生下孙兒，从此他的家世就不再和上几輩子人那样七零八落了。他抱着这种主意，一連和大拴爭執了十几天。后来，他看着村里接二連三成立起一个九十多戶的大社，几个二十多戶的小社，互助組也有新發展了。全村的群众，不是参加了社，就是入了組，再單干是不行了，他这才放弃了自己的主意，答应大拴入了社。

虽然入了社，王老寿却暗暗把一挂新牛套，收藏在房間里的箔棚上；又退下一个新鉄鉤头，掩埋在粮食囤里，再在

敏把上安上一个旧敏头，不肯拿好东西讓社里使用。他准备在社里出了問題时，他退了社，省得再花錢去操办。在社里，开初的一些日子，他总認為“人的胳膊弯都向里弯”，耽心別人做活藏奸，种不好地，比單干少得了收入。后来，他看着社員們都積極生产，有的社員在出了毛病的时候，社長王明亮比对自己家里的事还关心，及时糾正了。漸漸的，他又遇見一些使他高兴的事。比如，播种他有好本事，在同样的田地上，別人耩的地就和他耩的不一样，他耩的地苗兒出的快，又出的齐全。天旱时保不住墒土，不等落雨，他耩了地也能出齐苗嘍。虽然，他因为年紀大，不能像往常那样扶耩了，到耩地时，社員們还爭着要他去帮耩，駛“鈍子”（鎮土器），奸向他學習些經驗。經過了一年，家里确实增加了收入，他才解除了顧慮，献出暗藏下的牛套和鉄敏头。

現在，拖拉机来到了村里，王老寿乍一看見，又怀疑它耕种不好地，心里犯愁了。加上大拴和他頂了几句嘴，他很生气的回家走了。走到院子里，他憤憤地罵着兒子：

“長到二十岁了，还不懂得老少！我要不怕在众人跟前給他伤了臉面，就打他一頓巴掌！他倒成了人啦，也不管我如何，当街守着那么多人扫我的臉面！”

大拴的娘正要去生火做飯，这时接上去說：“嗨！你这么大年紀啦，还跟小孩子計較長短！”

平常，王老寿越到了生气、發愁的时候，越是拚命做活，因为只有做活，才能使他消气解悶，操劳过了，心里才能感到舒坦一些。現在他摸起扫帚，一面不停手地扫着庭

院，一面嘮叨着，發泄心里的愁悶：“我早就看着大拴像着了迷一樣。他左盼右盼，眼前已經把拖拉機盼來了。這些物件，七股子八柯杈的，怎麼耕種地呢？耕地耕到地頭上，轉彎怎麼能靈便嘍？”掃了一處又一處，滿庭院里掃的鏡面光，實在不能再掃了，他就向糞坑里鏟送掃攏的垃圾。“再說，機器耕地從什麼地方下籽粒呢？往常耕地，遇見高低不平的地面，想提提耨，按按耨，能隨人的心，應人的手。這是些死物件，耕地、耨地，還能那麼順着人的手勁——要深要淺，想稀想稠？”送完垃圾，接着又去清除鷄窩里的糞，整理積存在窗台上的雜碎東西。“年輕人光好稀罕，不知道仔細想想，庄稼人種地過日月，哪能是鬧着玩的！這物件耕種不好地，再把地邊耕串連嘍，過後人們一後悔，想分開也難辦了！”屋檐下掛的瓜菜干，原先有兩串掛低了些，他也再向高處掛了掛。左看右看，庭院里再沒有什麼零活可作的了，他還不肯歇手，便蹲在掃帚旁邊，信手撫弄着掃帚苗。

大拴的娘不耐煩聽了，不等王老壽住口，她就在鍋灶跟前向他頂着嘴說：

“你住口吧！村里那麼多人都不耽心害怕，誰能像你這樣呢！怪不得我平常聽見人家說你執拗，認舊理。那天我上大拴的舅家走親戚，大拴的舅還這樣說過你哩！”

聽了這些話，王老壽住了一會口。後來他嘆了一口氣說：

“我看，往後的日月，沒有啥好希望的了！我還不如趕緊走了哩，——早早到墳地間，跟老爺爺、老奶奶去過安生

日月！”

“你說啥！”大拴的娘吃了一惊，認為老头子犯了忌諱，急忙走到門口間，替他取着吉利說，“你说的话一出口就讓大風刮跑啦，說了也算沒說。看你这种样呵，老爷爷、老奶奶准不喜欢你；就是你去了，他們也会一頓拐棍把你赶回来！”

王老寿不吭声了。他撫弄过一会扫帚苗，又去摆弄挑水担子，把担子上的挂鈎挽紧了一些。

大拴的娘繼續說：

“你是怎么啦，还老是和大拴拗勁嗎！自己生养的孩子，你要是嫌他不順心，你不会好言好語开导开导他嗎？你快躺炕上去憩一会吧，就到吃飯的时候了。”

大拴的娘急盼着王大拴回家来吃飯，好趁机会使他父子两个和解。她赶快做好飯，在屋門口摆上飯案子，把碗、筷和小炒菜鍋放在飯案上。可是，等了再等，大拴老是回不到家，她心里急的油煎火燎的。

王大拴随着群众，把拖拉机欢迎到拖拉机站的临时机庫去，又帮拖拉机手們安頓了一会休息的地方，然后他就赶紧找社長王明亮去了。因为，在几个月以前，不知从哪里吹来一股風，說是区上下通知要从这个村里抽調几个青年去学开拖拉机，王大拴就搶先报了名。后来才知道这个消息不确实，这件事就攞下了。如今看到了拖拉机，王大拴的心里痒痒的，学开拖拉机的念头比什么时候都强烈。他想趁这机会再把学开拖拉机的事向社長提一提，等于再向社長挂个号，

这件事即使当下办不成，将来社長要派人去学习时总会首先想到他。

王大拴找了几处地方，并没找见王明亮，他也正急的油煎火燎的。他拿定主意，一定要找见王明亮，谈过问题，再回家去吃饭。……在拖拉机没来到以前的一个时期内，村里的工作就像翻江倒海一般热烈、紧张起来了。这一时期是个过渡阶段，要在各方面创造适合机耕的条件。开初，张罗着把全村所有的社和组合并在一起，组织成了一个大社。在大社成立后，又计划着适当添设粉房，多喂猪，并且增加其他能够积肥的副业生产；在农业和副业上施用的劳动力，也需要另作调配和安排；农作物的种植和水利方面，还得有一个新的措施。问题非常多，又很复杂，社里按照全面的计划，随时把条件已经具备的生产单位和组织，一个一个建立起来，同时又要给欠缺条件的创造着新的条件。社长王明亮天天忙的手脚不空闲，白天没好好吃过一顿饭，夜晚没睡过一个囫圇觉。今天他在招待好拖拉机站上的同志们以后，又抓紧时间找农业生产队长研究了一些问题。后来他离开农业生产队长的家走到街上时，王大拴终于找见了。

“社长！社里啥时候派人去学习开拖拉机，到时候不让我去可不成！”

王明亮乍一听，开玩笑似地说：

“不让你去怎么样？就是不让你去！”

“那么，我就天天趁吃饭的时候上你家去闹，让你吃不成饭！”

“看你这个小跳蚤——不等摸着就跳起来了。”王明亮剛开口說了这么一句，副業股長又走过来，叫他去帮助研究工作。他暫且安頓下那一头，又赶紧向大拴說：“你去，你爹会答应嗎？你还是要好好想一想。你爹在入社前后的情形怎么样，这不用說你也知道。过去为啥沒很快吸收你家入社呢？那是为了办社要达到人人自願，全家自願。大家都一致認為要在各方面等待他的覺悟，免得伤了你們家里的和睦，影响生产。他現在又对拖拉机种地，發生了怀疑，也不能强要他怎么样，应当好好說服他才对。……”

王大拴打断王明亮的話說：

“無論怎么說，反正我爹和我是兩個人——‘井水不犯河水’，你怎么老是向我身上拉扯他呀！”

王明亮用責备的語气說：“你看你这个孩子，难道村里还不了解你嗎？在你家沒入社以前，青年团不就吸收你入团啦！”接着又耐心地說下去，“不管怎样，你爹已經在社里过了一年多了。你和他談一談吧，不要讓他再發生啥怀疑。再說，派不派人去学开拖拉机还不一定，我可以先計劃上你，算一个去學習的对象。你不用着急。”

王大拴被王明亮說的無話可對，便只好不再開口了。的確，去学开拖拉机的事，他在他爹面前提起过，結果却招了一頓沒趣。如今再提起这件事，他爹会拿好顏色給他看嗎？

王大拴离开王明亮回到家里，坐在飯案子旁边，低着头不吭声。他娘走过来对他說：

“你是怎么啦，你还有什么地方不順心？过去，要入团

就入团，想参加社就参加社，無論什么事，誰都沒有攆死勁整治你吧！再說，你現在和你爹爭了几句嘴，連你爹都消气了，你还能怎么样！”

王老寿对兒子又生气又疼爱，他再也沉默不下去了，嘟嘟囔囔地說：

“現在的年輕人，过生活沒遭到过 大艰难，不知道留后手，不会多往远处想一想。大拴，我把心里的話都說給你吧！早在你出生以前，我就宁願自己受亏，也希望着給下輩人留下一点家業。那一年，遭了天灾，咱家拉下飢荒，我到关外住了二年，也不肯把二亩半祖業地卖掉。現在，我是快下世的人了，我掙下的东西还不都是为你，我还能把它帶进土里去？現在你总認為我是害你，万一到了遭难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的好处了。”

“現在沒有困难，將來还会遭什么困难？”王大拴立刻反駁說：“你永远放不下你那老皇历！”

王老寿还要接着說下去，但大拴他娘看到了这情形，就結束着說：“誰也不許再說啥了，咱們快吃飯吧。反正咱們大拴是好孩子，从来不走邪路；現在在社里又積極生产，还能念書識字，走的是一条正道。往后，他想做啥就由他做啥吧。”說罢，她端了一碗湯，拿了一个饅头，替王老寿送过去；又拿了一份給大拴。

本来，在大拴沒回家以前，王老寿已經想了好久。他总認為拖拉机来了，如果种不好地，生活上会遇到困难。將來怎么办，他想和老婆、兒子商量商量。可是他看見大拴又动

了声色，就决定不再往下谈，由自己一个人去拿主意了。

三

大清早，王大拴一起床，就急急忙忙往拖拉机站上去了。昨天晚上不知什么时候下了一阵雨，他害怕拖拉机站的临时机库漏水，淋湿了拖拉机，便赶紧到那里去看看。

他来到拖拉机站，看见机库的席顶棚檐下有些小雨水洼已经结了一层鸡皮冰，好在机库内没有漏雨，并且机器上还盖着雨布。接着又走来几个关照机库的人，王大拴便和他们一起动手修理机库门口的一段进路，把小水洼上的鸡皮冰鏟掉，再找来一些干土填上。

拖拉机手張青林，今天早晨也早早地起了床，到机库里来保养机器了。昨天上午，王大拴帮助他安顿住处时，他曾趁空问过王大拴：

“和你吵嘴的是你什么人？”

王大拴一听，脸色发窘，吞吞吐吐地回答说：

“唔，那是我爹！”

现在張青林走到王大拴跟前，关心地悄悄问他：

“大拴，昨天晚上你回到家去，看见你爹转过脸色来没有？”

“嗨！”王大拴摇了摇头，“往后你再不要提他了。”

張青林拉着王大拴的手，和他一同往机库走去，“走，帮我拉一下雨布。”王大拴跟过去了。

雨布从拖拉机上拉开了。初春，雨后的早晨，拖拉机在